

# 追求不朽的人倫向度

## The Ethical Aspect of Immortality

郭 瀟

Guo Xiao

### Abstract

Professor Tang's article continues his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normative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in modern Confucianism and provides a thorough reflection of this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recognition theory.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Natality" in Augustine's thought, the article proposes a protological conception of original recognition as a reflection of Hegel's and Honneth's desire-based recognition theory. The question of how to properly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immortality in this original recognition theory is a crucial issue, an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Confucian tradition, the concept of immortality must be analyzed with a basis in human ethics rather than purely through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

郭 瀟，清華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中國北京，郵編：100084。  
Guo Xiao,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84.

《中外醫學哲學》XX:2 (2022年)：頁 161–16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0:2 (2022), pp. 161–165.

© Copyright 2022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在這篇與黑格爾乃至整個西方現代性訣別的力作中，唐文明教授為我們展現了一種立足於儒家自身的批判性視角，同時也指明了一條通往人倫重建的積極道路。著手閱讀這篇文章的第一個困難或者疑惑可能是：為什麼是承認理論？我們知道，自近代中國遭遇西方現代性的衝擊以來，儒學面臨的首要危局就是人倫的解體，而其解體的核心動力就是以平等為基本訴求的現代個體性的覺醒。因此，對於服膺儒學的現代學者來說，如何在現代性的處境中重新理解與恢復人倫的意義就成了首要問題。而在西方，有感於類似的困境而做出卓絕努力的思想家是黑格爾，而其努力的核心洞見就是被霍耐特所挖掘的承認理論：以主體的自由為原點，但是通過主體間的相互承認來重建倫理生活。基於這種思路，作者在近年來的一些工作中詳細分析了現代儒門學者一系列相關的努力，尤其是涉及賀麟、陳寅恪、梁啟超等人的部分（唐文明 2019）。這些努力借用霍耐特的術語，都屬於“規範性重構”。

但是問題在於，在這些重構中有一個環節的意義被大大削弱了，而這是傳統儒學所無法接受的，這就是基於孝的父子之倫，在現代的語境中對應於家庭。如果說儒家將孝視為人倫觀念的核心，那麼削弱孝的意義則直接意味著這些種種規範性重構的嚴重不足甚至失敗。換言之，如果規範性重構意味著一種古今調和的現實方案，那麼承認其現實性的前提必須是揭示出其中蘊含的實質性危險，進而通過回歸古典來獲得一種更加積極的理解來超越之，這就是這篇文章的基本命意。需要指出的是，在這條從“調和”到“回歸”的道路中，一個重要的思想路標是作者對仁孝關係的重新闡發，即仁感孝應論（唐文明 2020）。也就是說，正是基於天人感應來重新理解孝的意義成為了回歸與超越的起點。

作者對黑格爾的批判的核心要點在於，其承認理論的實質是被死亡意識所支配的主奴鬥爭，背後是一個欲望的主體。而將欲望與死亡關聯起來，指向的就是自我保存（可以被恰當地概括為“貪生怕死”）。可以看到，這正是一切現代性經驗的起點，相

應地，“力量”(power)成為了形而上學的唯一實體。但是，當我們以此來理解德國觀念論，尤其是黑格爾的時候，許多人會感到一種本能地不適，黑格爾所標榜的理性甚或絕對精神，難道是一種欲望的結構？如果說欲望總是指向一個外部的物件，那麼如何理解絕對精神在黑格爾那裡反而是一種向著自身的回返運動（甚至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回憶”）？這裡的要點並不在於這種自身回返的運動結構，雖然這是黑格爾的現代性自我批判的重要部分，也是其精神哲學的殊勝之處，但恰恰是這種殊勝卻意味著更徹底地對古典的遠離。簡單來說，基於死亡意識，黑格爾首先劃定了一片有限性的領域，但是又不得不承擔苦命意識的超越性焦慮，於是黑格爾的和解方案就是以有限吸納無限，通過有限性的辯證運動而達至無限，而運動的動力機制就是欲望的結構。這裡就可以看到黑格爾的回返運動與作者所分析的奧古斯丁式的回返運動的差別：黑格爾的回返不是朝向永恆的創造者的回返，而是有限者自身的無限化方式。

進而作者通過對奧古斯丁的分析，以“降生性”與“有死性”對舉，提出了一種基於創造論的原初承認觀，要點在於通過回憶再次感知與重申（這當然就對應於承認理論中認知與實踐的兩個向度）與創造者的感應關係。降生與有死共同構成了有限性的兩個端點，如果說黑格爾基於死亡意識來體驗人的有限性，實質上是對生命的否定，最終是對生命的給予者——創造者的否定，那麼基於降生性來體驗人的有限性，則是對生命與創造的肯定。相應地，如果說黑格爾基於死亡意識放棄了靈魂不朽的觀念，轉而追求在此世實現不朽，這一點可以被刻劃為現代靈知主義的衝動的話，那麼如何恰當地理解一種基於降生性的不朽觀念呢？

關鍵在於對人性的理解。根據沃格林對古典經驗的體察，人的生存被刻劃為一種居間式的張力結構，既在時間中生存，也經驗到自己參與永恆，既憑藉有朽的生命在此世生存，也憑藉心靈的感樞在牽引中朝向神性根基。這種參與與朝向的經驗就是實現

不朽的方式，而這之所以可能當然是由於創造時人與超越者的肖像。但必須注意的是，無論是生命還是心靈，其最終的根源都是創造者（張載《西銘》：“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而這意味著對不朽的追求是基於此世生命之中的，或者說，基於降生性的對不朽的追求恰恰要求我們更加肯定此世的生命，這就是為何沃格林將不朽概括為一種“生存性美德”（*existential virtue*）。（Voegelin 1967）居間的結構是理解人之生存最平衡的方式，任何試圖打破居間的嘗試都有失衡的危險，無論是黑格爾式的現代靈知，還是企圖通過靈魂飛升來逃離居間的古代靈知。阿倫特在分析奧古斯丁之愛時，特別強調聖愛與鄰人之愛的張力：如果說聖愛意味著在恩典的照耀下對回歸上帝的渴求，而這總是意味著個體要回歸其本真所是，那麼人又該如何處理其屬世的生存？這就意味著在借助奧古斯丁來反思黑格爾的同時，也要對前者的思路保持足夠的警惕。既有基於創造論的向超越者的回歸，也不因此離棄屬世的人倫生活，才是理解不朽經驗的恰當方式，而這正是儒家的基本體驗與立論地帶。這也是為何朱子在詮釋《西銘》時，將“樂天”與“踐形”緊密關聯起來，也就是說，懷著對天地創造的感恩之情而追求不朽的過程就是親親、仁民而愛物的實踐過程，此之謂“全生全歸”。

##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唐文明：〈承認理論的創造論回歸——一項關於人倫構成的比較哲學研究〉，《中外醫學哲學》，2022年，第XX卷，第2期，頁93-131。  
 Tang, Wenming. 2022. "The Protological Return of Recogn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0, no. 2 (2022): 93-131.
- 唐文明：《彝倫攸斁：中西古今張力中的儒家思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Tang, Wenming. 2019. *Human Relationships in Danger: Confucianism in the Tens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cient and Moder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唐文明：〈仁感與孝應〉，《哲學動態》，2020年，第3期。Tang, Wenming. 2020. "To Interact with Benevolence and React with Filial." *Dynamics of Philosophy* 3 (2020).
- Voegelin, Eric. 1990. "Immortality: Experience and Symbol."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12, 52–94. Baton Rouge and Lond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